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十五

阿珠

阿珠烏哩特氏都元帥烏蘭哈達子沉幾有智略臨陣
勇決氣蓋萬人憲宗時從父征西南夷率精兵為候騎
所向摧陷莫敢當其鋒至平大理克諸部降交趾無不

在行事見烏蘭哈達傳憲宗嘗勞之曰阿珠未有名位
挺身奉國特賜黃金三百兩以勉將來世祖即位留典
宿衛中統三年從諸王拜沁達噶征李璫有功九月自
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復立宿州至元元
年八月畧地兩淮攻取戰獲軍聲大振四年八月觀兵
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鐵城等柵俘生口五萬軍還宋
兵邀襄樊間阿珠乃自安陽灘濟江留精騎五千陣牛
心嶺復立虛寨設疑火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

珠過襄陽駐馬虎頭山宿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
襄陽糧道可斷也五年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
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
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率兵來援
復分兵出入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
可與戰宜整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
堡大破之殺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於是治
戰船分水軍築圜城以逼襄陽文虎率舟師來救來興

國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前後邀擊於罐子灘俱敗走之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張順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珠攻之順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輪船順流東走阿珠與元帥劉整分泊戰船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阿珠追戰至櫃門關擒貴餘衆盡死是年九月加同平章政事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設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為固至是阿珠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鎖焚其

橋襄兵乃不能援十年正月遂拔樊城襄守將呂文煥
懼而出降七月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
戰阿珠伏兵道左佯北宋兵逐之伏發擒其騎將王都
統十一年正月入覲與參政阿爾哈雅奏請伐宋帝命
相臣議久不決阿珠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
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乃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
丞相巴延參政阿爾哈雅等同伐宋三月進平章政事
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

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為便從之遂舍攻郢而去行大澤中忽宋騎兵千人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珠即奮槩馳擊所向畏避追斬五百餘級生擒其將趙范二統制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時夏貴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珠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陽羅堡西沙蕪口入大江十二月軍至陽

羅堡攻之不克阿珠謂巴延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對青山磯止泊伺隙擣虛可以得志從之明日阿珠遙見南岨沙洲即率衆趨之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抵沙洲急擊攀岸步鬪開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出馬於岸遂力戰破之追擊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珠飛渡大驚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走遂拔陽羅堡盡得其軍實巴延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

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師有所依可以萬全己未水陸並趨鄂漢焚其船三千艘煙燄漲天漢陽鄂州大恐相繼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阿珠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迎降繼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擁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已延謂阿珠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珠曰若釋似道而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且宋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執我邏騎今日惟當進兵事若有失罪歸於我二月壬戌師次丁家洲遂

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兵殿其後時已遣騎兵夾岸而進兩岸樹砲擊其中堅宋軍陣動阿珠挺身登舟手自持施突入敵陣諸軍繼進宋兵遂大潰以上詳見巴延傳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為重四月命阿珠分兵圍守揚州庚申次真州敗宋兵于珠金沙斬首二十餘級既抵揚州乃造樓櫓戰具于瓜洲漕粟于真州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攻柵敵軍夾河

為陣阿珠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却衆軍伴
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雨集才軍不能支擒其副
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月辛未宋兩淮鎮將張世傑
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為一舫聯以鐵
鎖以示必死阿珠登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
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強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
翼夾射阿珠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箭燒其蓬檣煙燄
漲天宋兵既破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

後軍散走追至圖山獲黃白鷄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復能軍矣十月詔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阿珠駐兵瓜洲以絕揚州之援已延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珠控制之力為多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阿珠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尚恐東走遁秦逃命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以扼其高郵寶應之餽運貯粟灣頭

堡以備捍禦留屯新城以逼泰州又遣千戶巴延徹爾率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既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其歸路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果夜出步騎五千犯丁村柵至曉巴延徹爾來援所將皆阿珠牙下精兵旗幟畫雙赤月衆軍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皆遁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壬辰李庭芝以朱煥守揚州挾姜才東走阿珠率兵追

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入泰州遂築壘以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泰州守將孫良臣開北門納降執李庭芝姜才奉命戮揚州市揚泰既下阿珠申嚴士卒禁暴掠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即斬以徇兩淮悉平得府二州二十二軍四縣六十七九月辛酉入見世祖於大明殿陳宋俘第功行賞實封泰興縣二千戶二十三年受命北伐叛王竇剌穆爾等明年凱旋繼又西征至哈喇和卓以疾卒年五十四追封河南王

阿爾哈雅

阿爾哈雅輝和爾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為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辨有膽畧家貧常躬耕舍耒嘆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畎畝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又棄去用薦者得事世祖于潛邸世祖即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遷參議中書省事至元二年立諸路行中書省進僉河南行省事五年命與元帥阿珠劉整取襄陽又加參知政事始帝遣諸將

命毋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宋兵入援者皆敗去然城中糧儲多圍之五年終不下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郛其將復閉內城守阿爾哈雅以為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始報可會有西域人伊斯瑪音獻新礮法因其人來軍中十年正月為礮攻樊破之先是宋兵為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爾哈雅發水軍焚其橋襄援不至城乃拔

詳具阿珠傳阿爾哈雅既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
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
降者劉整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其意阿爾哈雅獨
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與文煥語曰君以孤軍城守者數
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必
得決不殺汝也文煥狐疑未決又折矢與之誓如是者
數四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文煥為昭勇大將
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襄漢大都督阿爾哈雅行荆湖

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阿爾哈雅奏曰襄陽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平章阿珠亦贊其說帝命丞相史天澤議之天澤曰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者一人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帝曰巴延可乃大徵兵拜巴延為行中書省左丞相阿珠為平章阿爾哈雅進行省右丞賞鈔二百錠十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十二月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

諸隘甚固阿爾哈雅麾兵攻陽羅堡貴趨援之阿珠遂以兵西渡青山磯宋都統程鵬飛來迎戰敗之江中會貴兵亦敗走廬州宣撫朱禔孫夜遁還江陵知鄂州張晏然以城降鵬飛以水軍降巴延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潭岳皆未下不以一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萬遣阿爾哈雅戍鄂而與阿珠將大兵以東阿爾哈雅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

恐懼無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
諸郡皆下進徇江陵十有二年春三月與安撫高世傑
兵遇巴陵命張榮實擣其中堅解汝揖率諸翼兵左右
角之世傑敗走追降之于桃花灘遂下岳州四月至沙
市城不下縱火攻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禔孫制置高遠
恐即以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戍券軍除其徭賦及
法令之繁細者傳檄郢歸峽常德澧隨辰沅靖復均房
施荆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峽

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喜大宴三日語近臣曰已延兵東阿爾哈雅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命右丞廉希憲守江陵促阿爾哈雅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新附者委之阿爾哈雅至鄂招潭州守臣李芾不聽乃移兵長沙拔湘陰冬十月至潭為書射城中以示芾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荅乃決隍水部分諸將以礮攻之破其木堡流矢中胷創甚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

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十有三年春正月芾力屈
及轉運使鍾蜚英都統陳義皆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
降諸將欲屠之阿爾哈雅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悉
殺之非上諭已延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復發
倉以食饑者遣使徇柳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
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帝好
生之德毋殺虜所過皆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
表來降丞相稱阿爾哈雅也奏官其降官皆如江陵獨

宋經畧使馬堅守靜江不下使總管俞全等招之皆為
所殺會宋主以國降降手詔遣湘山僧宗勉諭堅堅復
殺之阿爾哈雅又為書以天命地利人心開堅許以廣
西大都督反覆千餘言終不聽因入朝賀平宋拜平章
政事使持詔如靜江諭之十一月前兵至嚴闕堅守關
弗納破其兵又敗都統馬應麒於小溶江遂逼靜江錄
上所賜靜江詔以示堅堅焚之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
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

隍破其城民聞城破即縱火焚居室多赴水死墜及其
總制黃文政總管張虎以殘兵突圍走執之阿爾哈雅
以靜江民易叛非潭比不重刑之則廣西諸州不服因
悉坑之斬墜於市分遣萬戶托噶布哈徇賓融柳欽橫
邕慶遠齊縈祖徇鬱林貴廉象托里徇潯容藤梧皆下
之特磨王儂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內附奏
官其降官如潭州以兵戍靜江昭賀梧邕融乃還潭既
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

周隆張虎羅飛咸起兵應之舒黃蘄相繼亦起大者衆
數萬小者不下數千詔命討之且略地海外阿爾哈雅
既定才喻等至雷州使人諭瓊州安撫趙與珞降不聽
遂自航大海五百里執與珞冉安國黃之紀皆裂殺之
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番羅甸蠻以其總管丈
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八番羅甸臥龍羅番大龍遏蠻蘆
番小龍石番方番珙番程番並置安撫以鎮之十八年
奏請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

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
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
二十三年入朝加光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年六
十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封楚國公諡武定至正八
年進封江陵王子和斯哈雅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相格
根江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姜衛

姜衛國王蘇肯徹爾子也性弘毅重厚不飲酒寡言笑

喜延士大夫聽讀經史論古今治亂至直臣盡忠良將制勝必為之擊節稱善以故臨大事決大議言必中節至元十一年詔命姜衛總蘇肯徹爾元統鴻吉哩等五投下兵從伐宋由正陽取安豐畧廬克和攻司空山平野人原道安慶渡江東下會丞相已延兵于潤州分三道並進姜衛率左軍參政董文炳為副部署將校申明約束江陰華亭澈浦上海悉望風款附吏民按堵如故進屯鹽官已延已駐師臨安城下得宋幼主降表姜衛

乃移兵瓜洲與阿珠兵合臨揚州都統姜才以兵二萬
攻揚子橋率諸將擊敗之十三年夏驛召姜衛秋入覲
大饗賚功授金虎符征西都元帥仍賜弓矢甲鞍文錦
表裏四鈔萬貫從者賞賜有差時親王海都叛命領汪
總帥兵以鎮西土十四年召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
夫乃上奏曰陛下以臣為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司
為耳目倘非其人是人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
達帝嘉之命御史臺清其選每除目至必集幕僚御史

議其可否不協公論者即劾去之繼陳便民一十五事其畧曰併行省削冗官鈐鎮戍拘官船業流民錄故官贓饋遺淮浙鹽運司直隸行省行大司農營田司併入宣慰司理訟勿分南北公田名佃仍減其租革宋公吏勿容作弊帝皆納焉浙東盜起浙西宣慰使錫里伯縱兵肆掠俘及平民乃遣御史商琥據錢唐津渡閱治之得釋者以數千計錫里伯遁還都奏執還揚州治其罪十六年入覲會左丞崔斌等言平章阿哈瑪特不法事

詔命姜衛及知樞密院博囉自開平馳驛大都勸之阿
哈瑪特稱疾不出博囉欲回姜衛厲聲叱曰奉旨按問
敢回奏耶令輿疾赴對首責數事既引伏有旨釋免仍
諭姜衛曰朕知卿不惜顏面復命還南行臺十七年有
旨命姜衛檢覈阿爾哈雅和斯特穆爾等所俘三萬二
千餘口並放為民十八年左丞范文虎參政李庭以兵
十萬航海征倭七晝夜至竹島與遼陽省臣兵合欲先
攻太宰府遲疑不發八月朔颶風大作士卒十喪六七

帝震怒復命行省左丞相塔爾海征之時無敢諫者姜衛遣使入奏曰倭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恕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行迫期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今為之計預修戰艦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遲以歲月俟其疲怠出其不意乘風疾往一舉而下萬全之策也帝意始釋遂罷其役又陳皇太子既令中書宜領撫軍監國之任選正人端士立詹事賓客諭德贊善衛翼左右所以樹國本也帝深然之十九年又

奏阿爾哈雅占降民一千八百戶為奴阿爾哈雅以為
征討所得有音果降民也還之有司若征討所得令御
史臺籍其數以聞量賜有功者阿爾哈雅又自陳其功
比已延當賜養老戶御史滕魯瞻劾之阿爾哈雅自辨
有旨遣使赴行臺逮問姜衛曰為臣敢爾欺誑邪滕御
史何罪即馳奏使者竟歸二十年以疾請入覲進譯語
資治通鑑帝即以賜東宮經筵講讀拜江淮行省左丞
相二十一年啓行四月卒于蠡州年四十四訃聞帝悼

惜不已于阿喇卜丹南行臺御史大夫孫托歡集賢大學士

托克托呼

托克托呼其先本武平北哲琳川按塔哈山部族自庫楚徙居西北伊埒巴爾山因以為氏號其國曰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庫楚克生蘇穆鼎蘇穆鼎生伊納克實世為欽察國主太祖征默爾奇斯其主輝圖奔欽察伊納克實納之太祖遣使諭

之曰汝奚匿吾負箭之麋亟以相還不然禍且及汝伊
納克實荅曰逃鷗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
耶太祖乃命將討之伊納克實已老國中大亂伊納克
實之和拉蘇默遣使自歸於太祖而憲宗受命帥師
已扣其境和拉蘇默之子巴圖徹爾舉族迎降從征默
爾奇斯有功率斂察百人從世祖征大理伐宋以強勇
稱嘗侍左右掌尚方馬畜歲時捫馬乳以進色清而味
美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喇齊托克托呼巴圖徹爾

之子也中統元年父子從世祖北征俱以功受上賞巴圖魯爾卒乃襲父職備宿衛宗王海都構亂世祖以國家根本之地命皇太子北平王率諸王鎮守之至元十四年諸王托克托穆爾錫里濟叛寇抄諸部掠憲宗所御大帳以去托克托呼率兵討之敗其將多爾濟戰於納琳布拉克邀諸部以還應昌部族珠爾噶岱構亂托克托穆爾引兵應之中途遇托克托呼將戰先獲其候騎數十托克托穆爾乃引去遂滅珠爾噶岱追托克托

穆爾等至圖喇河三宿而後返尋復敗之於幹琿河奪
回所掠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十五年大軍北征詔
率欽察驍騎千人以從追錫里濟踰金山擒扎哈台等
以獻又敗庫春格爾等累瘡力戰獲羊馬輜重甚衆還
朝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金銀酒器及銀百兩金幣
九歲時預宴濟遜冠服全海東白鷗一仍賜以奪回所
掠大帳而諭之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以卿能歸
之故以授卿嘗有旨欽察人為民及隸諸王者皆別籍

之以隸托克托呼戶給鈔二千貫歲以粟帛選其材勇以備禁衛十九年授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二十年改同知衛尉院事兼領羣牧司請以所部哈喇齊屯田畿內詔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益以宋新附軍人八百俾領其事二十一年賜金虎符并賜金貂裘帽玉帶各一海東青鷗一水磴壹區近郊田二千畝籍河東諸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人隸其麾下二十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院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親軍衛遂

兼都指揮使聽以宗族將吏備官屬海都兵犯金山詔
與大將托多爾海共禦之二十四年宗王納顏叛陰遣
使來結額布根錫里哈為托克托呼所執盡得其情以
聞錫里哈設宴邀二大將托多爾海將往托克托呼以
為事不可測遂止錫里哈計不得行未幾有旨令錫里
哈入朝將由東道進托克托呼言於北安王曰彼分地
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既而
有言額布根叛者衆欲先聞於朝然後發兵托克托呼

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即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即日啓行疾驅七晝夜渡圖喇河戰于博恰嶺大敗之額布根僅以身免世祖時親征納顏聞之遣使命托克托呼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特爾格軍萬騎擊走之獲馬甚衆并擒叛王哈喇婁等獻俘行在所誅之欽察喀喇之屬自叛所來歸者即以付托克托呼置哈喇婁萬戶府欽察之散處安西諸王部下者悉令統之時成宗以皇孫撫軍於北詔以托克托呼從追

納顏餘黨於哈拉衮誅叛王烏塔噶盡降其衆二十五
年諸王伊奇哩為叛王哈喇斯所攻遣使告急復從
皇孫移師援之敗諸烏爾呼速至哈拉衮山夜渡古烈
河敗叛王哈坦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世祖多
其功以伊奇哩女弟塔倫妻之二十六年從皇孫晉王
征海都抵抗愛嶺敵先據險諸軍失利惟托克托呼以
其軍直前鏖戰翼晉王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
以待之寇不敢逼秋七月世祖巡幸北邊召見慰諭之

曰昔太祖與其臣同患難者飲班珠爾河之水以記功
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還至京師大宴羣臣復
謂托克托呼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抗愛之後使彼邊
將皆如托克托呼吾屬安所置哉論功行賞帝欲先欽
察之士托克托呼言慶賞之典蒙古將吏宜先之帝曰
爾毋飾讓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耶召諸將
頒賞有差初世祖既取宋命籍建康廬饒租戶千為哈
喇齊戶益以俘獲千七百戶賜托克托呼仍官二子以

督其賦二十八年托克托呼奏哈喇齊軍以萬數足以
備用詔賜珠帽珠衣金帶玉帶海東青鶻各一復賜其
部曲毳衣縑素萬匹於是率哈喇齊萬人北獵於罕達
該邊寇聞之皆引去二十九年秋畧地金山獲海都之
戶三千餘還至和琳有詔進取奇爾濟蘇三十年春師
次謙河冰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其五部之衆屯兵守
之奏功加龍虎衛上將軍仍給行樞密院印海都聞取
奇爾濟蘇引兵至謙河復敗之擒其將博羅齊三十一

年成宗即位詔以邊境事重其免會朝遣使就賜銀五百兩七寶金壺盤盃各一鈔萬貫白氊帳一獨峯駝五冬召至京師賞賚有加別賜其麾下士鈔千二百萬貫元貞元年春仍出守北邊二年秋諸王附海都者率衆來歸邊民驚擾身至伊嚕哈斯界饋餉安集之導諸王永和爾等入朝帝解御衣以賜又賜金五十兩銀千五百兩鈔五萬貫輜輿各一大德元年正月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奉命

還北邊二月至宣德府卒年六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
司空追封延國公諡武毅後加封昇王子八人其第三
子曰綽和爾

綽和爾初以大臣子奉詔從太師阿爾婁行軍戰於布
達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大德元
年襲父職領征北諸軍帥師踰金山攻巴林之地巴林
之南有達魯噶河其將達蘭台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
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

能進綽和爾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震林野其衆不知所為爭起就馬於是麾師畢渡湧水拍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追奔五十里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魯河與海都所遣援巴林之將博貝軍遇河之上有高山博貝陣於山上馬不利下馳綽和爾麾軍渡河威之其馬多顛躓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博貝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勒幹齊齊克圖等潛師襲和囉噶圖之地其地亦有山甚高敵兵據之綽和爾選勇而善步者持

挺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三年入朝成宗親解御衣
賜之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僉樞密院事欽察親軍
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復還邊是時武宗在潛邸領軍朔
方軍事必諮於綽和爾及戰綽和爾嘗為先四年秋叛
王圖們俄羅斯等犯邊綽和爾迎敵於庫克之地及其
未陣直前薄之敵不能支追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
兵越金山而南止於特濟根山因高以自保綽和爾急
引兵敗之復與都勒幹相持于烏爾圖之地綽和爾以

精銳馳其陣左右奮擊所殺不可勝計都勒幹之兵幾盡武宗親視其戰乃嘆曰何其壯耶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詔遣御史大夫都齊等即齊納克實之地集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咸稱綽和爾功第一武宗既命尚雅蘇圖楚王公主察球爾及使者以功薄奏帝復出御衣遣使臨賜之七年秋入朝帝親諭之曰卿鎮北邊累建大功雖以黃金周飾卿身猶不足以盡朕意賜以衣帽金珠等物甚厚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院副使欽察親

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仍賜其軍萬人鈔四十萬貫九年諸王都勒幹徹伯爾莽賚特穆爾等相聚而謀曰昔我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恭以安享其成連年構兵以相殘殺是自隲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皆吾世祖之嫡孫吾與誰爭哉且前與托克托呼戰既弗能勝今與其子綽和爾戰又無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以養少者得以長傷殘疲憊者得以

休息則亦無負太祖之所望於我子孫者矣使至帝許之於是莽賚特穆爾等罷兵入朝特為置驛以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成宗崩武宗時在袞穆蘇之海上綽和爾請急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武宗納其言即日南還及即位賜以先朝所御大武帳等物加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還邊復封榮國公授以銀印賜尚服衣段及虎豹之屬至

大二年入朝加封句容郡王改授金印帝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以世祖所乘安輿賜之且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綽和爾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帝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仁宗即位入朝特授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

揮使太僕少卿延祐元年敗叛王額森布哈等軍于伊
特格庫默色之地遣使入報賜以尚服二年敗額森布
哈所遣將額布根呼圖克特穆爾于齊默根之地追出
其境至鐵門關遇其大軍於齊爾之地又敗之四年帝
念其功而憫其老召入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
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即以賜之每見必賜坐每食必賜
食待以宗室親王之禮綽和爾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
厚矣吾子孫當以死報國至治二年卒年六十三後累

封揚王子六人雅克特穆爾達爾罕太師右丞相太平
王薩敦左丞相達哩襲封句容郡王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阿珠傳十年正月遂拔樊城 原文遂拔句上書十二

月而於下文襄守將句下書十年考宋元通鑑元兵
拔襄陽在咸淳九年正月是為至元十年世祖本紀
及阿爾哈雅傳同今據改

二月壬戌師次丁家洲 原文作丁酉據巴延傳改

七月辛未 原文作庚午據宋史及續通鑑改

阿爾哈雅傳阿爾哈雅麾兵攻陽羅堡 原文作武磯

堡按巴延傳載是時先令阿爾哈雅以兵攻陽羅堡
綴夏貴援兵阿珠乃以昏夜渡青山磯遂破貴軍巴
延登武磯山曰大江南北皆吾有矣据此則阿爾哈
雅所攻者乃陽羅堡史文蓋因武磯山而誤耳續通
鑑亦同今據改

今蜀江陵潭岳皆未下 潭岳原文作岳鄂按上文鄂
州已降考巴延廟碑載留阿爾哈雅守鄂規取荆湖
又考續通鑑是時李芾守潭州則岳鄂當作潭岳為

是今據改

托克托呼傳從征默爾奇斯 默爾奇斯上文作蔑里

乞此又作麥怯斯他卷又有作蔑里期者今併改

師次謙河 原文作欠河考地理志奇爾濟蘇境內有

謙河說具卷六考證今併改下倣此

綽和爾傳復封榮國公 榮原文作容據虞集碑文及

名臣事略改

至大二年入朝加封句容郡王 按武宗紀作至大三

年正月事仁宗紀作延祐三年六月事與傳互異
敗額森布哈所遣將他卷原文作也先不花此又作
也不花係脫字今照改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二十九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十六

來阿巴齊

來阿巴齊寧夏人父濟蘇和爾歸太祖選居宿衛繼命掌膳事憲宗即位大舉伐宋攻釣魚山命諸將議進取之計濟蘇和爾言於帝曰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

未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而已地削勢弱兵糧皆仰給
東南故死守以抗我師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藩屏
皆新築之城依險為固今頓兵堅城之下未見其利曷
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五萬命宿將守之與成都舊兵
相出入不時擾之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
銳用降人為鄉導水陸東下破忠涪萬夔諸小郡平其
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唐三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
州渡江諸軍合勢如此則東南之事一舉可定其上流

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即走矣諸將曰攻城則功在頃刻反以其言為迂卒不用於是博選宿衛中材力可任用者以阿巴齊奉命往監元帥耨埒軍遏宋人援兵駐重慶下流之銅羅峽夾江據厓為壘宋都統甘順自夔州沂流上乘舟來攻阿巴齊預積薪於第二壘明火鼓譟矢石如雨順流而進宋人力戰不能支退保西岸斂兵自固黎明復至阿巴齊身率精兵緣厓而下戰艦復進宋人敗走殺傷數千人帝聞而壯之賜銀二錠憲

宗崩阿巴齊從父倍道歸燕世祖即位問以川蜀之事
阿巴齊歷陳始末誦其父前所言以對世祖撫掌曰當
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日望上流之聲
勢耳至元七年南征襄樊發河南北器械糧儲悉聚于
淮西之義陽慮宋人剽掠命阿巴齊督運二日而畢既
還世祖大悅以銀一錠賜之十四年立尚膳院授中順
大夫同知尚膳院事十八年佩三珠虎符授通奉大夫
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帥發兵萬人開運河阿巴齊往

來督視寒暑不輟有兩卒自傷其手以示不可用阿巴齊檄樞密并行省奏聞斬之以懲不律運河既開遷膠萊海道漕運使二十一年調同僉宣徽院事遼左不寧復降虎符授征東招討使阿巴齊招徠降附期以自新遠近帖然二十二年授征東宣慰使都元帥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召見世祖親解衣衣之并金玉束帶及弓矢甲冑賜焉二十四年正月改湖廣等處行尚書省右丞詔四省所發士馬俾阿巴

齊閱視領中衛親軍千人翊導皇子至思明州賊阻險拒守於是選精銳與賊戰于女兒關斬馘萬計餘兵棄關走於是大軍深入進至交州陳日烜空其城而遁阿巴齊曰賊棄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之敝而乘之耳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癘作賊弗就擒吾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屢遣使約降欲以賂緩我師諸將皆信其說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

烜不降擁衆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巴齊率兵往攻之屢
與賊遇晝夜迎戰賊兵敗遁會將士多疫不能進而諸
蠻復叛所得關阨皆失守乃議班師選諸軍步騎命先
啓行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高險射毒矢將士裹瘡
以戰諸軍護皇子出賊境阿巴齊中毒矢三首項股皆
腫遂卒子古遜為碩達勒達屯田總管府達嚕噶齊納
頗叛戰于高麗雙城調萬安軍達嚕噶齊平黎蠻有功
遷雷州路總管卒孫鄂勒哲布哈同知潮州路總管府

事次圖們布哈額森布哈台哈布哈

耨埒伊蘓岱爾

耨埒沙卜珠岱人祖博囉岱為太祖宿衛從太宗平金
成河南父丹達爾佐憲宗征阿蘇欽察等國有功拜都
元帥歲壬子率陝西西海鞏昌諸軍攻宋入蜀癸丑與
總帥汪特格立利州甲寅攻硯門黎雅等城乙卯入重
慶獲都統制張實是歲卒耨埒偉貌長身勇力絕人多
謀略常從父軍中丁巳歲憲宗命將兵萬人略地自利

州下白水過大獲山出梁山軍直抵夔門戊午還釣魚
山引軍欲會都元帥阿多古等於成都宋制置使蒲擇
之遣安撫劉整都統制段元鑑等率衆據遂寧江箭灘
渡以斷東路耨埒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斬首二
千七百餘級遂長驅至成都帝聞賜金帛勞之蒲擇之
命楊大淵等守劔門及靈泉山自將四川兵取成都會
阿多古死諸王額布根與諸將托里台等謀曰今宋兵
日逼聞我帥死必悉衆來攻其鋒不可當我軍去行在

遠待上命建大帥然後禦敵恐無及已不若推耨埒為
長以號令諸將出彼不意敵可必破衆然之遂推耨埒
為長耨埒率諸將大破宋軍于靈泉山乘勝追擒韓勇
斬之蒲擇之兵潰進圍雲頂山城扼宋軍歸路其主將
倉卒失計遂以其衆降城中食盡亦殺其守將以降成
都彭漢懷綿等州悉平威茂諸番亦來附耨埒奉金銀
竹箭銀銷刀遣蘇克入獻帝賜黃金五十兩即軍中真
拜都元帥時耨埒軍止二萬以五千命巴延巴圖爾等

守成都自將萬五千人從馬湖趨重慶冬帝進軍至大
獲山耨埒率步騎號五萬戰船二百艘發成都遣張威
以五百人為前鋒水陸並進謀鎖重慶江以絕吳蜀之
路縛橋資州之口以濟師千戶溫都爾率舟師而下耨
埒將步騎而南旌旗輜重百里不絕鼓譟渡瀘放舟而
東蒲擇之以兵分道要遮遇輒敗之耨埒至涪造浮橋
駐軍橋南北以杜宋援兵聞大軍多瘡痍遣人進牛犬
豕各萬頭明年春朝行在所還討思播二州獲其將一

人宋將呂文煥攻涪浮橋時新立成都士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耨埒憂之密旨督戰不得已出師大敗文煥軍獲其將二人斬之遂班師文煥以兵襲其後耨埒戰却之中統元年世祖即位耨埒入朝賜虎符及黃金五十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馬二匹耨埒遣梁載立招降黎雅硯門巖州偏林闕諸蠻得漢番二萬餘戶未幾詔蘇克分西川兵及陝西諸軍屬耨埒鎮秦鞏唐古之地三年宋將劉整以瀘州降呂文煥圍之詔以兵往援文煥

敗走遂徙瀘州民於成都潼川四年為劉整所譖徵至上都驗問無狀詔釋之還至昌平卒子伊蘇岱爾

伊蘇岱爾勇智類其父至元十一年入見世祖以屬行樞密院和塔齊使習兵事從圍嘉定以三千人至三龜九頂山相地形勢敗宋安撫咎萬壽兵斬首五百級以功賜虎符授六翼達嚕噶齊咎萬壽尋遣部將李立以嘉定三龜九頂紫雲諸城砦降又從行樞密副使呼敦率兵徇下流諸城皆望風來附呼敦以兵二萬會東川行樞

密院哈達圍重慶歲餘不下帝命行樞密副使布哈代將布哈將兵萬餘至城下伊蘇岱爾率二十餘騎攻其門宋都統趙安出戰伊蘇岱爾三入其軍再狹猛士以出大兵四集斬首五百餘級趙安開門降制置使張珏遁追至涪州擒之捷聞帝賜玉帶鈔五千貫授西川蒙古軍馬六翼新附軍招討使遷四川西道宣慰使加都元帥羅氏鬼國亦奚不薛叛詔以四川兵會雲南江南兵討之至會靈關亦奚不薛遣先鋒阿麻阿豆等將數

萬衆迎敵伊蘇岱爾馳入其軍挾阿麻阿豆出斬之亦
奚不薛懼率所部五萬餘戶降以功拜西川等處行中
書省右丞加賜金帛鞍轡西南夷雄左都掌蠻得蘭右
叛詔以兵討降之改四川等處行樞密副使冬烏蒙蠻
陰連都掌蠻以叛詔以兵會雲南行院拜達勒進討伊
蘇岱爾擒烏蒙蠻帝賜玉帶織金服遷蒙古軍都萬戶
復賜銀鼠裘鎮唐古之地進同知四川等處行樞密院
事仍居鎮成宗即位拜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武宗時由四川遷雲南加左丞相仍為平章政事南征
叛蠻感瘴毒還至成都卒弟巴拉襲為蒙古軍萬戶巴
拉卒次子巴延襲拜四川行省左丞長子囊嘉特官至
四川行省平章政事

阿魯罕

阿魯罕扎拉爾氏祖博綽事太祖為和尼齊又為博囉
齊攻城掠地數有戰功太宗即位仍以其職從征隴北
陝西身先戰士死焉父伊埒肯幼隸皇子雅爾堅為衛

士長歲乙未從皇子奎春呼圖克南征累功授萬戶遷
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及大將察罕卒伊埒根領其職
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淮東西諸郡戊午戰死
揚州阿魯罕襲為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己未從世祖
渡江至鄂而還世祖即位從至穆爾布延布拉克宗王
額呼布格稱兵叛阿魯罕以所部軍擊破阿勒達爾琿
塔哈之兵於實默圖追至河西以功賜金五十兩中統
三年李璫叛據濟南大軍討之阿魯罕與璫戰於老倉

口敗之。璫伏誅。授都元帥。賜金虎符銀印。四年春。改上萬戶從都元帥阿珠伐宋。九月。師次襄陽。西安陽灘。逆戰。宋兵敗之。五年。大軍圍襄樊。阿嚙罕守南面百丈山。漫河灘。兵累交。宋不能師。十年春。樊城破。襄陽降。十一年秋。丞相巴延與阿珠會師襄陽。遣阿嚙罕率諸翼軍攻郢復諸州。十月。奪郢州南門堡。丞相巴延、阿珠親率騎兵行視漢陽城壁。欲取漢口。渡江。宋人以精兵扼漢口。乃遣阿嚙罕帥蒙古騎兵倍道兼行。擊破沙蕪堡。遂

入江取鄂州阿嚙罕同斷事官楊仁風東畧壽昌得米四十萬斛遂統左翼軍順流東下沿江州郡悉降乃撫輯其人民十二年六月加昭毅大將軍蒙古漢軍上萬戶屯駐建康丞相巴延受詔赴闕以阿嚙罕留治省事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丞相巴延還軍中分軍為三道並進阿嚙罕由西道趨溧水溧陽攻破銀樹東壩至護牙山慶豐圩敗宋軍斬首七千級又擒其將杙亮并裨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級逐

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又敗其都統等三人斬首三千級
破建平縣殺其守吏進攻廣德軍獨松關先是宋廣德
守張濡殺國信使廉希賢嚴忠範等于獨松關及阿嚙
罕軍次安吉州上栢鎮濡率兵來拒戰大敗之斬首二
千級生擒其副將馮翼戮於軍前濡遁走追斬之十三
年春宋以國降詔阿嚙罕同左丞董文炳率高興等攻
浙東溫台衢婺處明越及閩中諸郡降其運使提刑等
五百人追襲宋嗣秀王趙與擇至安福縣與擇以軍三

萬來拒戰阿嚙罕身先士卒率高興色埒默等渡江鏖戰四十餘里斬其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生擒與擇及其將吏百八十人悉斬之獲其銅印五軍資器仗無算泉州蒲壽庚降江南平以參知政事佩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十四年入覲進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俄遷右丞仍宣慰江東十八年召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統蒙古軍四十萬征日本行次慶元卒于軍中子貝降襲累遷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仍領本軍

萬戶貝降卒弟也蘇岱爾襲由左翼蒙古軍萬戶累遷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

安塔哈

安塔哈痕都斯坦人祖塔爾海巴圖爾驍勇善戰嘗從太祖同飲黑河水以功為千戶父布哈襲職布哈卒安塔哈魁偉有大度才略過人即襲職從大帥烏蘭塔達征雲南身先行陣師還事世祖于潛邸至元九年命馳驛督諸軍攻襄陽襄陽下第功授鎮國上將軍淮西行樞密院

副使築正陽東西城五月霖雨宋將夏貴乘淮水溢來
爭正陽安塔哈率衆禦之貴走追至安豐城下而還拜
中書右丞行樞密院事渡江與丞相巴延軍合克池州
十二月師次建康宋鎮江攝守石祖忠遣使乞降揚州
守將李庭芝聞之遣兵突圍出擊安塔哈率師救之宋
兵望風退走時真泰諸城尚為宋守鎮江地扼襟喉城
壁不固安塔哈乃立木柵以保障居民又分兵屯瓜洲
以絕揚州之援宋將張世傑孫虎臣帥舟師陳于江中

焦山下其勢甚張安塔哈與平章阿珠登南岸督諸軍
大破之宋殿帥張彥與平江都統劉師勇襲呂城遣萬
戶輝圖擊之斬彥十月併行樞密院于行中書省仍以
安塔哈為右丞克常州降平江嘉興十二年正月會兵
臨安宋降以其幼主母后入覲詔復趨瓜州與阿珠議
淮南事宜淮南平詳見巴延阿珠傳十四年授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行中書省事十五年二月召赴闕拜光祿
大夫行中書省左丞相移治臨安二十年遷征東行省

丞相征日本遇風舟壞喪師十七八二十二年行同知
沿江樞密院事二十三年行江西中書省事入朝二十
四年扈從征納延師還奉朝請居京師二十六年十二
月卒年五十六贈推忠翊運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太師上柱國追封順昌郡王諡武敏子阿里瑪江淮行
樞密副使累官至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卒

索多 伯嘉努

索多扎拉爾氏驍勇善戰入宿衛從征花馬國有功李

壇叛山東從諸王哈必齊平之還言于朝曰郡縣惡少年多從間道驚馬于宋境乞免其罪籍為兵從之得兵三千人以千人隸索多為千戶命守蔡州至元五年阿珠等兵圍襄陽命索多出巡邏奪宋金剛臺寨笥基窩青澗寨大洪山歸州洞諸隘嘗猝遇宋兵千餘持羈勒欲竊馬索多戰敗之斬首三百級六年宋將范文虎率舟師駐罐子灘丞相史天澤命索多拒却之陞總管分東平卒八百隸之九年攻樊城索多先登城遂破襄陽

降再與卒五千賜弓矢襲衣金鞍白金等物入見陞郢
復等處招討使十一年移戍郢州之高港敗宋師斬首
三百級獲裨校九人從大軍濟江鄂漢降十二年建康
降參政達春命索多入城招集改建康安撫使攻平江
嘉興皆下之帥舟師會巴延于臯亭山宋平詔巴延以
宋主入朝留參政董文炳守臨安令其自擇可副者文
炳請留索多從之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文炳謂索多
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至嚴方十日衢婺徽

連兵來攻索多戰却之獲章知府等二十二人復婺州
敗宋將陳路鈴于梅嶺下斬首三千級又復龍游縣攻
衢州衢守備甚嚴索多親率諸軍鼓譟登城拔之宋丞
相留夢炎降攻處州斬首七百級又攻建寧府松溪縣
懷安縣皆下之十四年陞福建道宣慰使行征南元帥
府事聽參政達春節制達春令索多取道泉州泛海會
于廣州之富場將行信州守臣來求援曰元帥不來信
不可守今邵武方聚兵觀釁元帥旦往邵武兵夕至矣

索多告于衆曰若邵武不下則腹背受敵豈獨信不可守乎乃遣周萬戶等往招降之索多趙建寧遇宋兵于崇安軍容甚盛令其子伯嘉努及楊庭壁等數隊夾擊之范萬戶以三百人伏祝公橋伊喇達以四百人伏北門外庭壁陷陣深入宋兵敗走伏兵起邀擊之斬首千餘級宋丞相文天祥南劍州都督張清合兵將襲建寧索多夜設伏敗之轉戰至南劍敗張清奪其城至福州王積翁以城降攻興化軍知軍陳瓚乞降復閉城拒守

索多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斬首三萬餘級獲瓚支解以徇至漳州漳州亦拒守先遣伯嘉努往會達春留攻之斬首數千級知府何清降攻潮州知府馬發不降索多恐失富場之期乃舍之而去十五年至廣州達春令還攻潮發城守益備索多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二十餘日不能下索多令于衆曰有能先登者拜爵已仕者增秩總管烏蘭噶爾先登諸將繼之戰至夕宋兵

潰潮州平進參知政事行省福州徵入見帝以江南既定將有事于海外陞左丞行省泉州招諭南夷諸國十八年改右丞行省占城十九年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戰兵號二十萬索多率敢死士擊之斬首并溺死者五萬餘人又敗之于大浪湖斬首六萬級占城降索多造木為城闢田以耕伐烏里越里諸小夷皆下之積穀十五萬以給軍二十一年鎮南王托歡征交趾詔索多帥師來會敗交趾兵于清化府奪義安

關降其臣彰憲昭顯托歡命索多屯天長以就食與大營相距二百餘里俄有旨班師托歡引兵還索多不知也交趾使人告之弗信及至大營則空矣交趾遮之于乾滿江索多戰死事聞贈榮祿大夫諡襄愍子伯嘉努伯嘉努至元五年從元帥阿珠攻襄陽築新城數立功七年以質子從郡王哈達敗宋兵於罐子灘八年夏四月宋殿帥范文虎等督促糧運輸之襄陽晝夜不絕伯嘉努乘戰船順流至鹿門山欲塞宋糧道出擊范文虎

軍累獲戰功於是河南行省命為管軍總把後隸丞相
巴延麾下擢為知印從攻鄂州宋都統趙五帥諸軍來
迎戰伯嘉努深入却敵身被數瘡攻沙洋立雲梯於東
角樓登城力戰破之奪其旗幟弓矢衣甲攻新城先登
拔之宋將王安撫棄城宵遁巴延以伯嘉努前後戰功
上聞世祖大悅曰此人之名朕心不忘兵還時大用之
朕不食言也今且以良家女及銀碗一賜之以為左驗
從圍漢陽自沙武口曳船入江宋制置夏貴來迎戰伯

嘉努與阿達遜突入敵陳擊之宋兵奔潰遂登江南岸
獲其戰船罷甲甚多轉戰至黃州會日暮追擊夏貴至
白虎山夜分乃還未幾復攻破金牛埧十二年春正月
與千戶蘇察罕取雞籠洞還至瑞昌縣遇夏貴潰兵復
擊敗之是時宋遣兵救瑞昌未至而縣已下矣復擊宋
救兵得宋所執北兵五人來歸圍江州宋安撫呂師夔
以城降東定池州擊宋平章賈似道及孫虎臣于丁家
洲追逐百里餘奪戰船五艘及旗幟器甲擒宋統制王

文虎因定黃池略地宣州伯嘉努為前鋒與敵兵戰喃
呢湖敗之奪其戰船三百艘太平州亦望風款附其父
索多因說下建康於是巴延令伊奇哩論諸將功遂賞
伯嘉努銀二錠以旌之仍命為管軍總把俄從巴延入
朝加進義校尉賜銀符為管軍總把攻丹陽呂城破常
州皆有功至蘇州宋守臣王安撫以城降秀州湖州皆
不煩兵而下諸軍乘勝直趨臨安宋主出降十三年領
新附軍守鎮江未幾復從平章博囉罕攻泰壽二州中

瘡遂罷攻後數日與萬戶葉了虔將兵攻泰州新城伯
嘉努力疾先登破之復被兩瘡已而從阿珠攻下揚州
諸郡得宋制置李庭芝都統姜才以功陞武畧將軍賜
金符為管軍總管鎮高郵白馬湖是時行省以伯嘉努
襲父索多郅復州招討使建康宣撫使仍領本翼軍頃
之徇地福建行定衢婺信等州城邑至新安縣擊斬宋
趙監軍詹知縣擒江通判道與奮軍遇疾戰敗之鼓行
而東沈安撫以建寧府降攻陷南劍州張清聶文慶遁

去閩清懷安二縣傳檄而定至福州諭以威德王安撫
率衆出降攻破興化擒陳安撫及白牒都統別擊東華
卿張世傑軍于泉州俄領諸軍乘戰船入海追逐張世
傑于惠州甲子門進至同安縣答闕寨瀕海縣鎮悉招
諭下之白望丹王虎陳以戰船三十餘艘來降冬十二
月宋二王遣倪宙奉表詣軍門降遂進兵至廣州諸郡
縣以次降附明年春正月振旅而還復攻下德勝等寨
至蒲仙江聶文慶復敗走攻潮州破之誅馬發等數人

廣東遂平三月引宙奉降表來朝未至授昭勇大將軍
賜虎符管軍萬戶七月遂朝于上都陞鎮國上將軍海
外諸番宣慰使兼福建道市舶提舉仍領本翼軍守福
建俄兼福建道長司宣慰使都元帥是時福建多水災
伯嘉努出私錢市米以賑貧民全活者甚衆十七年朝
京師加正奉大夫宣慰使都元帥二十二年從父索多
征交趾索多力戰死之伯嘉努遂與托懽引兵薄交趾
境水陸轉戰戰輒有功二十五年驛召至南京宣慰司

命括五路民馬二十七年除建康路總管武宗即位遷鎮江路總管至大四年金瘡發卒于家

李恒

李恒字德卿其先姓於彌氏唐末賜姓李世為西夏國主太祖經略河西有守烏訥爾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執以獻宗王哈扎爾王留養之及嗣王伊遜克立惟忠從經略中原有功湍川王分地以惟忠為達魯噶齊佩金符惟

忠生恒恒生有異質王妃撫之猶已子中統三年命恒為尚書斷事官恒以讓其兄李璫反漣海恒從其父棄家入告變璫怒繫恒闔門獄中璫誅得出世祖嘉其忠授淄萊路鄂囉總管佩金符併償其所失家資至元七年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新軍萬戶從伐宋襄陽守將呂文煥時出拒敵殿帥范文虎復援之恒率本軍築堡萬山扼城西絕其陸路文煥等又以漁舟渡漢水窺伺軍形恒設伏敗之水路亦絕遂進攻樊城十年春恒以

精兵渡漢自南面先登樊城破襄陽亦降捷聞帝賜以
寶刀遷明威將軍佩金虎符十一年丞相巴延大會師
襄陽進至郢州宋以舟師截漢水巴延由唐港入漢捨
郢而進攻沙洋新城留恒為後拒敗其追兵至陽羅堡
宋制置夏貴遣其子松來逆戰恒先陷陣額中流矢巴
延止之恒戰益力卒射松殺之諸軍渡江恒與宋兵戰
自寅至申夏貴敗走郢州漢陽俱下以功遷宣威將軍
賜白金五百兩遂從巴延東下十二年春宋將高世傑

復窺漢沔乃遣恒還守鄂州時豪民聚衆侵江陵省命恒往討之恒歛兵不動但諭使出降得生口十餘萬悉縱為民仍禁軍毋得虜掠饋獻充積一無所受十二年從右丞阿爾哈雅至洞庭擒高世傑下岳州進攻沙市拔之宋制置高達以江陵降留恒鎮守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未幾徙鎮常德以扼湖南之衝俄有詔分三道出師以恒為左副都元帥從都元帥遜都台出江西九月開府于江州師次建昌縣擒都統熊飛

遂圍隆興轉運使劉槃請降恒察其詐密為之備槃果以銳兵突至恒擊攻之殺獲殆盡盤乃降下撫瑞建昌臨江軍中有得宋相文天祥與建昌故吏民書恒焚之人心乃安進攻吉州知州周天驥降遂定贛南安廣東經略徐直諒奉蠲書納其所部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黃萬石亦以邵武降隆興帥府誣富民與敵連已誅百三十家恒還審其非罪盡釋之宋丞相陳宜中及其大將張世傑立蓋王昞於閩中郡縣豪傑爭起兵應之恒遣

將破吳浚兵於南豐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恒復遣將敗之兜港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遵追之併破趙孟潛軍取汀州元帥府罷授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加鎮國上將軍遷福建宣慰使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尤急或言天祥墳墓在吉州者若遣兵發之則必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爾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分兵援贛自率精兵

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
賞已下二十餘人降其衆二十萬有旨令與右丞阿里
哈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衆議所向皆謂宜趨福建
恒曰不可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江西
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攻之衆以為然兵至梅嶺果與
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走碙州十四年拜參知政
事行省江西十五年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
復立衛王昺守廣東諸郡詔以恒為蒙古漢軍都元帥

經略之恒進兵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略定梅循諸州凌震等復抵廣州恒擊敗之皆棄舟走赴水死奪其船三百艘擒將吏宋邁以下二百餘人又破其餘軍於芟塘越十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之張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為柵以自固恒遣斷其汲路其勢日迫諭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行

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自朝至晡弘範督南面諸軍
合擊大敗之陸秀夫先沉妻子于海乃抱衛王赴海死
從死者十餘萬人獲其金璽後宮及文武之臣其大將
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焚溺之餘尚得八百餘艘是
日黑氣如霧有乘舟南遁者恒以為衛王追至高化詢
之降人始知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也世傑繼亦溺死
於海陵港嶺海悉平功成入覲帝賞勞甚厚將士預賜
宴者二百餘人十七年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省荆

湖掠民為奴婢者禁之常德澧辰沅靖五郡之饑者賑之獵戶之籍於官者奏請一千戶之外悉放散之十九年乞解軍職乃命其長子同知江西宣慰司事薩滿達襲為本軍萬戶占城之役恒奉旨給其糧餉器械海艦百艘久留瘴鄉冒疾而還俄有詔命恒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結筏渡海奪天長府交趾遂空其國航海而遁恒封其宮庭府庫追襲於海洋敗之得船二百艘幾獲其世子會盛夏軍中疾作霖潦暴漲浸濯營地議者謂

交趾且降請班師恒弗能奪遂還蠻兵追敗後軍王乃
改命恒殿後且戰且行毒矢貫恒膝一卒負恒而趨至
思州毒發卒年五十後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
武愍再贈推忠靖遠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滕國公
子薩滿達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囊嘉特章益都淄萊萬
戶遜多台同知湖南宣慰使司事孫色徹肯兵部侍郎
色徹圖益都般陽萬戶

元史卷一百二十九

元史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來阿巴齊傳二十四年正月 原本於領中衛軍千人
向上書九月二字考世祖本紀阿巴齊討安南乃二
十四年正月丁亥日事宋元通鑑及續通鑑綱目皆
同今據本紀刪改

搆埒傳西南夷雄左都掌蠻得蘭右版 本紀左作搆
右作紐音譯互異

阿嚙罕傳扎拉爾氏 考虞集世勲碑作痕都斯坦氏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卷一百三十三

檢討臣翁樹培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鈴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十七

徹爾

徹爾揚珠濟達氏曾祖塔沁為馬步軍都元帥從太祖

定中原以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徹爾幼孤母富察

氏教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俾

常侍左右民間事時有所咨訪從征東北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不勝煩擾寒餓且死宜加賑給帝從之乃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賴以存活者衆擢利用監二十三年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賣所在學田以價輸官徹爾曰學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也安可鬻遽止之還朝以聞帝嘉納焉二十四年分中書為尚書省僧格為相引黨與鈎考天下錢糧凡昔權臣阿哈瑪特積年負逋舉以中書失徵奏誅二參政行省乘

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繫隣黨械禁
撈掠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
臣顧忌皆莫敢言徹爾乃於帝前具陳僧格姦貪誤國
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失禮體命左右
批其頰徹爾辯愈力且曰臣與僧格無讎所以力數其
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則
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
臣竊懼焉於是帝大悟即命帥羽林三百人往籍其家

得珍寶如內藏之半僧格既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命
往江南籍僧格姻黨江浙省臣烏瑪喇默呼寶都王濟
湖廣省臣約蘇穆爾等皆棄市天下大快之徹爾往來
凡四道徐皆過門不入進拜御史中丞俄陞福建行省
平章政事賜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千兩汀漳劇盜歐狗
久不平遂引兵征之號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有降者
則勞以酒食而慰遣之曰吾意汝豈反者耶良由官吏
汙暴所致今既來歸即為平民吾安忍罪汝其返汝耕

桑安汝田里母恐他柵聞之悉歛附未幾歐狗為其黨
縛致于軍梟首以徇脅從者不戮一人汀漳平三十一
年帝不豫徹爾馳還京師侍醫藥帝崩與諸王大臣共
定策迎立成宗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
一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
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為明
徵賊以多為功至有迫予證父弟證兄奴訐主者傷風
敗教莫茲為甚君為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為也帝聞

而善之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江浙稅糧甲天下平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什六七而其地極下水鍾為震澤震澤之注由吳松江入海歲久江淤塞豪民利之封土為田水道淤塞由是浸淫泛溢敗諸郡禾稼朝廷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徹爾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九年召入為中書平章政事十月以疾薨年四十七薨之日家貧不滿二百緡人服其廉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徐國公諡忠肅至

治二年加贈宣忠同德弼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武寧王諡正憲子多爾濟江浙行省左丞

博果密

博果密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為喀喇部大人喀喇即漢
高車國也祖哈哩巴嘗事克呼部王汗及王汗滅即棄
家從數千騎望西北馳去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
嘗同事王汗今王汗國既亡不忍改所事遂去莫知所
之子十人皆為太祖所虜雅克章最幼方六歲太祖以

賜莊聖皇后后憐而育之遣侍世祖藩邸長從征伐有功世祖威名日盛憲宗將伐宋命以居守雅克章曰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輿遠涉危難之地殿下以皇弟獨處安全可乎世祖然之因請從征憲宗喜分兵趨鄂州而自將攻蜀之釣魚山令額呼布格居守憲宗崩雅克章統世祖留部覺額呼布格有異志奉皇后稍引而南與世祖會于上都世祖即位雅克章未及大用而卒官止衛率博果密其仲子也資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奇

之命給事裕宗東宮師事太子贊善王恂恂從北征乃受學于國子祭酒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之以為有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博果密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意嘉歎久之衡纂歷代帝王名諡統系歲年為書授諸生博果密讀數過即成誦帝召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通塔塔圖魯等上疏曰臣等聞之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蓋自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為後世所法降至漢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魏道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臣等今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為陛下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始起國子學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寺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

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此

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晉隋唐之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嚮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臣等恐其不易得也為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徧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弘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

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廩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為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教以應對進退事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書科則專令曉習字畫算科則專令熟閑算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為之俾國子學官總領

其事常加點勘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為主有餘力者聽令學作文字日月歲時隨其利鈍各責所就功課程其勤惰而賞罰之勤者則升之上舍惰者則降之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令學射自非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乃聽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從政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終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

學政因革生員增減若得不時奏聞則學無弊政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臣等愚幼見於書聞於師者如此未敢必其可行伏望聖慈下臣此章令諸老先生與左丞王贊善等商議條奏施行臣等不勝至願書奏帝覽之喜十四年授利用少監十五年出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通事托克托護送西僧往作佛事還過真定筆驛使幾死訴之按察使不敢問博果密受其

狀以僧下獄托克托直欲出僧辭氣倔強博果密令去其冠庭下責以不職托克托逃歸以聞帝曰博果密素剛正必爾輩犯法故也繼而燕南奏至帝曰我固知之十九年陞提刑按察使有訟靜州守臣盜官物者靜州本隸河東特命博果密往按之歸報稱旨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二十一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時權茶轉運使盧世榮阿附宣政使僧格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博果密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

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為右丞博果密遂辭參議不拜二十二年世榮以罪被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書時方籍阿哈瑪特家其奴張繖扎爾等罪當死謬言阿哈瑪特家貲隱寄者多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勾考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疑之命丞相安圖集六部長貳官詢其事博果密曰是奴為阿哈瑪特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為此

言者蓋欲苟延歲月徼幸不死爾豈可復受其誑嫁禍
善良耶急誅此徒則怨謗自息丞相以其言入奏帝悟
命博果密鞠之具得其實繳扎爾等伏誅其捕繫者盡
釋之二十三年改工部尚書九月遷刑部河東按察使
阿哈瑪特以貲財媚權貴貸錢於官約償羊馬至則抑
取部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及博果密往
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饑博果密便宜發倉賑之
阿哈瑪特所善幸臣奏博果密擅發軍儲又鍛鍊阿哈

瑪特使自誣服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獄至京師審視阿哈瑪特竟伏誅托克托呼求欽察之為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托克托呼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博果密諫曰遇始令以欽察之人奴為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衛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肯為陛下盡職乎帝意解遇得不死二十四年僧格奏立尚書省誣殺叅政楊居寬郭佑博果密爭之不得僧

格深忌之嘗指博果密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此人
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坐曹理務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車
駕還自上都其弟伊埒薩巴侍坐輦中帝曰汝兄必以
某日來迎博果密果以是日至帝見其癯甚問其祿幾
何左右對以滿病假者例不給帝念其貧命盡給之二
十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十八年
春帝獵柳林徹爾等劾奏僧格罪狀帝召問博果密具
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罷尚書省復以六部歸于

中書欲用博果密為丞相固辭帝曰朕過聽僧格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矣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博果密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諤勒哲可嚮者籍阿哈瑪特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諤勒哲名又嘗言僧格必敗國事今果如言是以知其可也帝曰然非卿無以任吾事乃拜諤勒哲右丞相博果密平章政事上都留守茂巴爾斯

言改按察司置廉訪司不便宜罷去乃求憲臣贓罪以動上聽帝以責中丞崔彧或謝病不知博果密面斥彧不直言因歷陳不可罷之說帝意乃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博果密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日燔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偽昭明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嘉曰卿一言之力也

以其半賜之博果密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沉水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而已敏珠爾丹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博果密庭責之曰阿哈瑪特僧格相繼誤國身誅家沒前鑒未遠奈何又效之手事遂寢或勸征流求及賦江南包銀皆諫止之僧格黨尼雅斯拉鼎等既誅帝以寶都長於理財欲釋不殺博果密力爭之不從日中凡七奏卒正其罪釋氏請以金銀幣帛祠其神帝難之博果密曰彼佛以去貪為寶

遂弗與或言京師蒙古人宜與漢人間處以制不虞博果密曰新民乍遷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姦人欲擅貨易之利交結近幸借為納忠之說耳乃圖國中貴人第宅已與民居犬牙相制之狀上之而止有譖諤勒哲徇私者帝以問博果密對曰諤勒哲與臣俱待罪中書設如所言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陋然備位宰輔人或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人主至公之道也言者果屈帝怒命左右批其頰而出

之是日苦寒解所御黑貂裘以賜帝每顧侍臣稱蘇珠
克展之能博果密從容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
朕財用卿父所知卿時未生不知也博果密曰是所謂
為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
為若何帝急揮以手曰卿止朕失言三十年有星孛于
帝座帝憂之夜召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奏曰風
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
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

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欵陳夜至四鼓明日進膳帝以盤珍賜之三十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勲舊不得入卧内博果密以謹厚日

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御史大夫伊嚕諾延太
傅巴延受遺詔留禁中丞相諤勒哲至不得入伺伊嚕
諾延巴延出問曰我年位俱在博果密上國有大議而
不預何耶巴延歎息曰使丞相有博果密識慮何至吾
屬如是之勞哉諤勒哲不能對入言於太后太后召三
人問之伊嚕諾延曰臣受顧命太后但觀臣等為之臣
若誤國即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太后
然其言遂定大策其後發引升祔請諡南郊皆博果密

領之成宗即位執政皆迎於上都之北丞相常獨入博果密至數日乃得見帝問知之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顧朕寡昧惟朝夕啟沃以匡朕不逮庶無負先帝付託之重也成宗躬攬庶政聽斷明果廷議大事多采博果密之言太后亦以博果密先朝舊臣禮貌甚至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以為瑞博果密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惟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爾博果密曰若如此既無益於民又何足為瑞遂罷遣之西僧為佛事請

釋罪人祈福謂之都勒幹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
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出宮
門釋之云可得福博果密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
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博果
密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謂博果密曰卿且休矣
朕今從卿言然自是以為故事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
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博果密言若此必大壞天下之
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為追廢前命

執政奏以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博果密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耶帝復留之竟以與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元貞二年春召至便殿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博果密曰貞實勝於臣乃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為之臣何功敢當此制去重字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或卒特命行中丞事三年兼領侍儀司事有因父官受

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博果密曰風紀之司以宣政
化勵風俗為先若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
帶徵贓不敘御史言罰太輕博果密曰禮大臣貪墨惟
曰簠簋不飾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人稱其平
恕四年病復作帝遣醫治之不效乃附奏曰臣孱庸無
取叨承眷渥大限有終永辭昭代引觴滿飲而卒年四
十六帝驚悼士大夫皆哭失聲博果密素貧躬自爨汲
妻織紵以養母後因使還則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

平居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於知
人多所薦拔丞相哈喇哈斯達爾罕亦其所薦也其學
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洪暢引
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太
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
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
祖每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
之福臨崩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武宗時

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
諡文貞子和和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庫庫由江浙行省
平章政事入為翰林學士承旨

諤勒哲

諤勒哲圖卜布延氏祖圖薩從太祖削平諸部太宗伐
金命太弟睿宗由陝右進師以擊其不備圖薩為先鋒
遂去武休關越漢江畧方城而北破金兵于陽翟金亡
從攻興元闡利諸州拜都元帥取宋成都斬其將陳隆

之賜食邑六百戶父錫津宿衛禁中掌御膳中統初從
世祖北征四年拜中書丞相與諸儒臣定朝制諤勒哲
以大臣子選為裕宗王府僚屬裕宗為皇太子署詹事
長入參謀議出掌環衛小心慎密太子甚器重之一日
燕宗室指諤勒哲語衆曰親善遠惡君之急務如諤勒
哲者羣臣中豈易得哉自是常典東宮衛兵裕宗薨成
宗以皇孫撫軍北方諤勒哲兩從入北至元二十八年僧
格伏誅世祖咨問廷臣特拜中書右丞相諤勒哲革僧

格弊政請自中統初積歲逋負之錢粟悉蠲免之民賴其惠三十一年世祖崩諤勒哲受遺詔合宗戚大臣之議啟皇太后迎成宗即位詔諭中外罷征安南之師建議加上祖宗尊謚廟號致養皇太后示天下為人子之禮元貞以來朝廷恪守成憲詔書屢下散財發粟不惜鉅萬以頒賜百姓當時以賢相稱之大德四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位望益崇成宗倚任之意益重而能處之以安靜不急於功利故吏民守職樂業世稱賢相云七

年薨年五十八追封興元王諡忠憲

諤爾根薩里

諤爾根薩里輝和爾人祖阿勒坦薩里太祖定西域還時從至燕會輝和爾國王伊都呼請盡歸其民詔許之遂復西還精佛氏學生奇塔特薩里襲先業通經律論業既成師名之曰萬全至元十二年入為釋教都總統拜正議大夫同知總制院事加資德大夫統制使年七十卒子三人長曰輝和爾薩里累官資德大夫中書右

承行泉府太卿季曰達噶齊薩里謬爾根薩里其中子
也以父字為全氏幼聰慧受業於國師帕克斯巴既通
其學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之學於是經
史百家及陰陽歷數圖緯方技之說皆通習之後事祿
宗入宿衛深見器重至元二十年有西域僧自言能知
天象譯者皆莫能通其說帝問左右誰可使者侍臣圖
烈對曰謬爾根薩里可即召與論難僧大屈服帝悅令
宿衛內朝會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

下使已發謬爾根薩里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
帝曰卿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
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
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
帝悟立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伏果
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
自是命日侍左右二十一年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
遂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

任使帝嘉納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秋九月命
領館事諤爾根薩里曰陛下初置集賢以待士宜擇重
望大臣領之以新觀聽請以司徒色埒默領其事帝從
之仍以諤爾根薩里為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太史
院事仍兼左侍儀奉御士之應詔者盡命館穀之凡飲
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其弗稱旨者亦請加賚而
遣之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
內前冀帝見之帝果過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

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況欲損之誰肯至者諤爾根薩里又言於帝曰國學人材之本立國子監置博士弟子員宜優其廩餼使學者日盛從之二十二年夏六月遷嘉議大夫二十三年進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二十四年春立尚書省僧格用事詔諤爾根薩里與同視事固辭不許授資德大夫尚書右丞繼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僧格為政暴橫且進其黨與諤爾根薩里數切諍之久與乖刺惟以

廉正自持僧格奏立徵利司理天下逋欠使者相望於道所在囹圄皆滿道路側目無敢言者會地震北京謬爾根薩里請罷徵利司以塞天變詔下之日百姓皆慶未幾僧格敗以連坐亦籍其產帝問僧格為政如此卿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顧言不用耳陛下方信任僧格甚彼所忌獨臣臣數言不行若抱柴救火抵益其暴不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家大本陛下久必自悟也帝亦以為然且曰吾甚愧卿僧格臨刑吏猶以謬爾

根薩里為問僧格曰我惟不用其言故致於敗彼何與
焉帝益信其無罪詔還所籍財產仍遣張九思賜以金
帛辭不受二十八年秋乞罷政事并免太史院使詔以
為集賢大學士司天劉監丞言諤爾根薩里在太史院
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治帝大怒以為誹
謗大臣當抵罪諤爾根薩里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
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
無為陛下言事者力爭之乃得釋帝曰卿真長者後雖

罷政或通夕召入論事知無不言三十年復領太史院
事明年帝崩成宗在邊裕宗太后命為書趣成宗入正
大位又命率翰林集賢禮官備禮冊命明年春加守司
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初裕宗即世世祖欲定皇太
子未知所立以問諤爾根薩里即以成宗為對且言成
宗仁孝恭儉宜立於是大計乃決成宗及裕宗皇后皆
莫之知也數召諤爾根薩里不往成宗撫軍北邊帝遣
諤爾根薩里奉皇太子寶于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

語謂爾根薩里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雖召不至今乃知卿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者真全材也於今殆無其比大德三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十一年薨年六十有三延祐四年贈推忠佐理翊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文定子三人長約珠次玖珠終翰林侍讀學士次邁珠蚤卒約珠自有傳阿勒坦薩里贈保德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趙國

公諡端愿竒塔特薩里累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通敏

約珠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悟有遠識
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約珠指陶母手中
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也何大驚即異
之既長就學日記千言年十八從丞相達實密備宿衛
出入禁中如老成人至大元年授集賢學士階正議大
夫即以薦賢舉能為事皇慶元年陞中奉大夫湖廣道

宣慰使日接見儒生詢求民瘼延祐三年進資善大夫
隆禧院使七年授太史院使英宗視其進止整暇顧謂
叅政蘇蘇曰全院使真故家令子也泰定元年改太常
禮儀院使四年授禮部尚書領會同館事俄授江西等
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天歷元年進榮祿大夫集賢大
學士至順二年除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有
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官帑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
路徵之使至江西約珠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重

違宰臣意約珠曰民惟邦本傷本斂怨亦非宰相福也
令使者以此意復命時雅克特穆爾為丞相聞其言感
悟命刑部詰治得誣罔狀罪誣告者若干人宰相以奏
帝嘉之特賜幣帛及上尊酒桂陽州民張思進等嘯聚
二十餘衆州縣不能治廣東宣慰司請發兵捕之約珠
曰有司不能撫綏邊民乃欲僥倖興兵以為民害耶不
可宰執皆失色憲司亦以興兵不便為言約珠終持不
可遣千戶王英往問狀英直抵賊巢諭以禍福賊曰致

我為非者兩巡檢司耳我等何敢有異心哉諭其衆皆使復業一方以寧三年遷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旋以軍事至揚州得疾明年十二月端坐而卒年五十三約珠天資孝友母弟玳珠早卒喪之盡哀尤嗜經史自天文醫藥之書無不究極度量弘擴有欺之者恬不為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也我何與焉母郃氏亦常稱之曰吾子古人也子四人長布達同僉行宣政院事次額森為玳珠後章佩監丞次仁壽中憲大夫長

秋寺卿

元史卷一百三十

元史列傳卷一百三十

鄂勒哲傳父錫津中統四年拜中書丞相 按元文類

錫津封秦益國公諡忠獻謹附考

鄂爾根薩里傳僧格為政暴橫 按暴橫舊訛暴橫今

改

鄂爾根薩里傳僧格奏立徵利司 按徵利司通鑑作

徵理司謹附考

約珠傳性穎悟有遠識 按識字舊本訛議今改

約珠傳授集賢學士階正議大夫 按正議原本訛政

議今據百官志改